

急诊见闻

□刘金鑫

孩子半个月病了两次，都是夜里发病。大半夜的，在到处充斥着忧心和急躁的医院急诊室里，我们很容易看到“众生相”。

急诊观察室走廊里，有个年轻的患者躺在病床上，被穿着朴素的家人推了进来，他们左等右等排不上号。年轻的患者突然提出想吃西瓜，身旁的家属如接“圣旨”，立马打听医护和其他患者，附近还有无超市开门。我11岁的儿子坐在等候椅上，悄悄对我说：“妈妈，这么晚了，哪有卖西瓜的呀？”我赶忙问：“你想吃吗？想吃就能有！”儿子拨浪鼓似地摇头，连说不吃。这天寒地冻的天气，那位年轻患者的家属许久都没回来。

在我儿子的对面，一位中年男子蜷缩在躺椅上，他的妹妹蹲在哥哥旁边，一手轻轻抚摸着哥哥的头，一手轻拍着他的身体安抚：“哥哥，你忍忍，马上就排到你！”旁边有个老太太感慨说道：“你这妹妹真好！”他妹妹说：“我们是同胞手足呀！我哥

疼，我着急啊！”

有时候，难过和悲伤真的会传染。就像有的人演讲，放着特定的音乐，听众们听着听着就哭了，这就是氛围渲染。急诊室的门，就像一道可以蜕去任何伪装的门，平时再沉稳、再注重形象的人，进了这里，也会为患病的家人分外焦虑。当然，也有人冷漠和厌弃，那是我极不想直面的。一位中年男子靠着墙，穿着西装、背着公文包，一只手缠着渗血的纱布，一只手举着手机在通话。他说的一句话直戳人心：“我就是没有钱才要借呀！我没有那么多呀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不知道他正经历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和谁通话，但是听得出他很无奈。成年人的世界，谁容易呢？不管你经历着什么，还是要更努力一些，咬住了牙往前跑。

还有一些人，还没等进医院，就已经站在了医护的对立面，总担心医生给自己乱开药、乱检查。有的家属指挥着急诊室里的医生，药怎么开、处方怎么写；还

有患者没有钱，掏出300元要求医生看着治。我突然发现，急诊科医生与户籍民警的工作很相似，并不是简单地面对一个病人，而是要面对病人背后的家人、朋友、亲戚，包括看热闹的路人。

人多之处，过道里行走，需要左转弯转、左腾挪右腾挪的，心里已经不静，又迟迟排不上队，就更烦躁。大医院患者多，急诊忙不过来，医院为主治医师配备一两个医科大学学生做实习工作，负责抄写病历卡，确认电脑上的药方、注射单。儿子就诊中，曾被细心的医科学生发现问题：年龄看错了，增加了药剂量。学生发现问题后，立即向主治医师询问核对，才避免了儿子错误用药，我为这样的“后浪”点赞。

“人最重要的是身体，其他都是浮云”，这些话平常再怎么说不如深夜去急诊真切感受一下。我的儿子也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我不用拯救地球，老老实实让自己健康康的，别给地球增加负担就好了。”

枣花糕

□张承南

临近春节，家家户户开始忙碌着蒸过年吃的枣花糕了。枣花糕是北方人年夜饭上常见的面食。在我们的家乡，枣花糕的“糕”与“高”同音，寓意生活年年高、步步高，“蒸”字寓意“蒸蒸日上”。

在我小时候，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缀满红枣的花糕。平时母亲蒸馒头时，偶尔也会放几颗红枣，做成枣卷，可一个枣卷也只放两三颗红枣，我几口就把枣吃没了，剩下大半个面卷令我难以下咽。

每年进了腊月，我和妹妹便整日缠着母亲蒸枣花糕。那年腊月二十左右，母亲终于开始蒸枣花糕了，我和妹妹兴奋地又蹦又跳。枣花糕所用的原料主要是面粉和红枣，面粉要用当年收获的新鲜小麦磨成的面粉，红枣也是当年的新枣，是经过秋天的风吹日晒，自然晾干的。我家用的红枣是我和母亲辛苦晾晒而成的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满枝的红枣，甚是招人喜爱。母亲不厌其烦地挑选着红枣，她把挑出来的有些瑕疵的枣子拿到集市换钱，然后再把大小匀称、长相较好的一些红枣晒干，装在铺着尼龙袋子的竹篓里保存起来。

蒸花糕的时候，母亲先将竹篓里保存的红枣取出，倒在竹筛里，小心翼翼地用清水洗上两遍，放在竹匾里晾干。然后，母亲将发面团切成大小不一的小剂子，并擀成手掌厚的圆饼，再把最大的面饼放在最底层，而后取出一小块面，搓成长条，切成均匀的小段，用小段面块将红枣包裹成枣花，再把枣花间隔均匀地按在面饼上；摆放好底层后，再摆倒数第二层，枣花数也相应减少，直到最上面是一个大枣花。母亲虽没读过几天书，可她做的枣花糕是最漂亮的等差数

列，整整齐齐、规规矩矩。母亲将做好的花糕放入蒸笼，不一会儿，蒸汽萦绕，那股甜甜的枣香便弥漫开来，沁入心脾。这道美食刚出锅，我和妹妹便赶紧凑过去，热气腾腾的枣花糕，像是缀满了红彤彤的小灯笼，洋溢着节日的喜庆。

前些年，我结婚的时候，母亲也做了一锅枣花糕。她说，除了过年蒸枣花糕以外，闺女出嫁的时候也要连做3年，寄托家人对子女新生活蒸蒸日上的美好祝愿。

如今过春节，虽然超市会售卖各种各样的枣花糕，但我总想起母亲做的枣花糕，带着浓浓的年味，带着淡淡的乡愁。母亲的枣花糕仿佛能将我带回孩童时代——我和妹妹身穿新棉衣，手捧枣花糕，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沐浴在新年的阳光里。



盼雪至

□李亚莉

最近，阴沉沉的天气持续笼罩着整个城市，给我们的城市营造了一种沉闷的感觉。若是在傍晚时分，看着这座被橘黄色暖光照亮着的城市，难免不生出一种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的雅兴。

人间素来就是“物以稀为贵”，很多时候，人们一年到头都不一定能盼来一场大雪，寒冬腊月或是初春时节，等雪也成了我们的生活中的小确幸。在大雪来临之前，每个人都有一种憧憬掺杂在自己的心中，当雪真的洋洋洒洒飘落而至时，我们的憧憬便转成了一种惊喜，随着雪势渐渐加大，惊喜又慢慢变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，甚至逐渐开始享受这一过程。

在心心念念的期盼中，今天下班途中，身在室外的我们，隐隐约约感受到天空中飘着雪，我盼着它能一点点地变成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最好是当我们在第二天醒来时，窗外已变成白色的世界：参差不齐的房顶装满了“棉絮”，一支支干枯的树枝上挂满了“银条”，一条条沥青马路铺上了白色的“地毯”，一排排车子也换上了统一的“车衣”……玉树琼枝、银装素裹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望着天空，我正幻想着一场大雪的“盛装出席”，而思绪却不知不觉地回到了从前，曾经的往事在脑海里越来越清晰。

对很多人来说，童年的雪是冬日里的一种“玩伴”。那时，雪是不需要等待的，经常是早晨起来，透过窗户就看到一片银白的世界。雪的洁白与魅力馈赠给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。不管是在校园还是放学回到家，只要是空闲时间，我和小伙伴便会随时开启一场又一场雪的“狂欢”，滚雪球、打雪仗、堆雪人……这些都是每一次的“必选科目”。我们往往一玩就是小半天，虽然每个人的小脸、小手冻得通红，但谁都不想回家。随着一年又一年落雪的冬天的到来，我们曾经那些天真的笑容、无忧无虑的奔跑已经成为回忆，如今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忙碌着、奔波着、成长着，我突然有种心酸的感觉，对已经过去的美好时光恋恋不舍。

尽管童年的时光已渐行渐远，但是我喜欢雪的这件事情一直未变，而喜欢雪的原因悄悄地发生了变化。孩提时的我，喜欢玩雪；如今的我，更喜欢欣赏雪。我对雪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，或许是由于“瑞雪兆丰年”的祥瑞丰登，或许是由于“皑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”的圣洁无瑕，又或许是由于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院作飞花”的意外惊喜……不论哪一种原因，都让人对白雪、生活寄予厚望与欣喜。

岁月漫长，生活总有期盼，恰如雪落纷飞时。

